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柔
兆攝提格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朔不御殿百官行禮于皇
極門 癸巳廣東倭寇犯潮惠二府之黃崗大澳等處
登岸肆掠 乙未河南道御史凌儒疏薦吉水羅洪先
等有時望請賜甄錄上以儒市恩賣直無故奏擾命錦
衣衛逮至午門杖六十黜爲民 戊申諳達犯宣府滴
水崖官兵敗績遂南掠隆慶永甯等處原任總兵劉漢

力戰却之遂西行政張家堡不克會大雨乃遁出入凡
七日 二月癸酉諳達犯遼陽副總兵楊照引兵擊敗
之復寇長安堡照設伏繞出其前斬首七十五級獲馬
五十疋 乙亥福建興化倭結寨于峙頭

攷異峙頭實錄峙作埭今

招明史地理志其地在興化之東

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

偵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晉江武生薛天中

泉州衛舍人周岳鎮俱死之所部數百人皆戰沒賊乘

勝陷平海衛踞之

攷異此据實錄增蓋陷平海衛在是月明史因陷興化牽連記之其薛大

中周岳鎮同時陣亡見四

十三年請卹奏中並增入 丙子免湖廣被災稅糧仍

敕有司振之

丁丑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

閩軍務時巡按御史李邦珍劾巡撫福建游震得興化之敗一籌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遂有是命復擢參政譚綸兼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三月改禮部尙書嚴訥于吏部時郭朴以憂去也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李春芳爲禮部尙書 初雲南武定府土官知府鳳詔死無嗣母瞿氏襲請于朝以流官印屬之瞿氏老舉鳳詔妻索林自代比索林襲遂失事姑禮瞿氏大悲乃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挾其甥壻貴州水西土舍安國亨四川建昌土官鳳氏兵力欲廢索林以繼祖嗣不克乃具疏自稱爲索林囚禁令繼祖誼

闕告之繼祖歸詐稱受朝命襲職驅目兵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撫按官諭解之索林歸武定視事如故而復聽繼祖留瞿氏所于是婦姑嫌隙益甚索林謀誅繼祖事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祿勸等州縣殺傷調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復抱印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茲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貸繼祖責其自新巡按御史孫用謂繼祖發兵圍府罪逆顯著若寘而不問諸夷效尤恐遐荒自此多事矣詔守臣悉心議處以靖地方 夏四月庚申福建新倭自長樂登岸流劫福清等處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兵邀

擊于遮浪磯之時平海倭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
舟抄之賊敗乃盡焚其舟還屯平海衛 丁卯副總兵
戚繼光統浙兵至與劉顯俞大猷合攻平海衛之賊巡
撫譚綸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繼光率中軍先登
左右軍繼之遂大破倭復興化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
男婦三千餘人自倭起以來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
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海內騷然至是始大創
而去浙閩以次漸平 己巳太白晝見凡四日 五月
辛巳給事中陳瓚疏陳黜遣奸求遺賢二事上以其襲
凌儒故智亦命逮至廷杖六十黜爲民 六月庚戌巡

按御史李邦珍上福建勦平舊倭功罪言橫嶼之賊于
去年七月總督胡宗憲檄參將戚繼光統浙兵七千餘
人令軍中人持橐一束填河而進遂大破賊巢斬首二
千六百餘級遂乘勝勦福清牛田之賊追至興化功最
多宜從重賞宗憲雖去任亦宜優錄兵部議從之 倭
之陷興化也自通判奚世亮外知縣周尙友縣丞葉德
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同時遇害又齊天祥倪祿之死
同時陣亡者指揮張光祚千戶魯思亮邵于藩張珊至
是李邦珍以聞皆請賜贈卹從之 秋七月甲申上諭
閣臣徐階等以今日外官貪肆虧國病民狀階以示吏

部尙書嚴訥因言近日藩臬有司不能體皇上爲國
爲民之心或賦罰紙贖之隱匿或折乾常例之濫收或
羨餘火耗之侵漁或里甲夫馬之索取或科派勸借之
橫加或壽儀節禮之概受或廣市土產以結歡于勢要
或極腴供億以善事乎上官淫刑以逞飾詐以欺潛賄
以杜法假公以濟私有臣如此國安得不虧民安得不
病陛下洞見弊源明祖宗法度而命臣等以力行敢不
奉詔惟是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萬一有力者行其苞苴
有挾者馮于城社有智者巧設機械善于彌縫如此則
大奸反得漏網而悃悃孤寒之輩乃輒及之明有國典

幽有天道不可欺也仍乞陛下親降德音申諭撫按實力奉行從公劾奏庶無負保國爲民至意上是之下撫按官如議行其撫按官劾奏有不當者該部院卽行參治 壬辰巡撫福建都御史譚綸上四月平倭之捷以戚繼光爲首功顯大猷次之詔告謝郊廟大行叙資繼光受上賞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 八月乙亥北寇諳達等聚衆遼東廣甯塞外陞任總兵官楊照督兵由鎮夷堡出塞分道掩擊照夜行失道離塞六十里遇伏中流矢死游擊線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二百餘級寇引去乃奪照尸還亡失官軍五十餘人 九月辛巳復令

崇文門宣課司商稅收錢初戶部請于雲南卽山鼓鑄
乃敕巡撫以鹽課銀三萬兩爲工本越數年巡撫王昺
巡按王諍俱以費多人少請罷鑄部臣復用主事范燧
議每錢七文當銀一分于是宣課司收稅及官俸仍用
銀而民間所蓄舊錢益壅滯不行錢法遂壞至是給事
中孫枝請罷前令而復收錢之舊部議從之乃有是命
己丑山東巡按御史黃襄請贈恤楊照死事上以其
奮勇捐軀優贈少保左都督蔭一子指揮同知世襲仍
賜謚立祠祭葬如例照起家偏校以敢戰知名撫士卒
有恩人咸樂爲之用初以罪廢家居屬嚴嵩柄政凡邊

將無不由債帥進者照自分永棄會世蕃敗朝議以人
望用之由是感激誓以死報起廢數月間三戰三捷竟
隕于陣 是月總督閩廣都御史張臬罷時和平賊李
文彪作亂臬以其地險難用兵倡議撫之給事中陳懋
觀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臬非軍旅才乃薦總理河
道僉都御史吳桂芳代之又以閩廣道遠不便兼轄請
罷總督止以提督兼巡撫從之 冬十月辛亥擢戚繼
光爲福建總兵官鎮守全閩徙俞大猷仍填南贛從福
建巡撫譚綸議也尋改南直隸狼山副總兵爲填守總
兵官兼轄江南江北以署都督僉事劉顯爲之從浙江

巡撫趙炳然議也 癸丑西域烏斯藏闕化等王遣使

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正副使以

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

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卽以詔敕付使者齎還或

下守臣擇近邊僧人賫給自此不遣京寺番僧著爲令

改選據明史西域傳事在四十四年今據實錄改 丁巳吏科給事中趙灼等

奉旨糾劾貪肆藩臬山西參政耿隨朝等凡十餘人詔

逮問黜謫有差 丁卯錫林阿巴圖爾入寇初寇數犯

遼東塞葡遼總督楊選以三衛實導之因囚繫三衛長

托干舊作通罕令其諸子更迭爲質托干者錫林阿妻父也

翼以牽制北寇于是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遼陽選帥師東本兵楊博檄止之三往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方議徵兵入援而寇已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而入戊辰大掠順義三河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調兵入援以總督尙書江東統之又敕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時寇已抵通州上嘆曰庚戌事又見矣亟命總兵官胡鎮孫臚及遊擊趙漆等赴通州迎敵臚及漆皆力戰死寇駐內地凡八日乙亥大同總兵姜應熊禦之于密雲敗之斬

首三十餘級寇自三河漸引而北京師稍解嚴會御史黃泮劾牆子嶺失事狀上大怒立命錦衣衛逮繫楊選及大同巡撫徐紳竝牆子嶺提調指揮楊瀛等入京鞠治是月熒惑自辛亥起冒宿至甲戌逆行抵婁宿之次十一月丁丑論退敵功自總督江東總兵胡鎮以下陞賞有差東自居庸入援上獎諭使督內外諸鎮兵馬會姜應熊擊寇退寇復東躡順義三河飽掠去東等壁順義不敢追寇以精騎殿後北行諸將悉望塵尾之疾徐以敵爲節會敵疲失道衆亂諸將無敢發一矢者敵去乃稍稍取零騎及失道之罷殘以報首功上怏怏

諭楊博曰寇復飽颺何以懲後是役也上雖厚賞東鎮等而本兵不及由是始怒博 壬午以寇退祭告郊廟

甲申以火星逆行敕羣臣修省五日 兵科給事中

邱橐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並劾楊選敬輦狀上大怒曰橐等既有所見曷不先言乃下橐錦衣獄杖六十黜爲

民 己亥命瘞暴骸 壬寅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

攝行 甲辰楊選徐紳等至京師下錦衣衛拷訊具服

命法司議罪尙書黃光昇援引奸細入境泄軍情律論

斬詔卽會官梟選于市妻子流二千里紳繫獄待決初

寇入內地上方祠釐尙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內閣徐階

檄馬芳等自宣府入援會上見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諭階議退敵計而芳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上怒博不早聞欲與選同論罪階力爲救解乃得免 十二月乙巳工部尙書雷禮奏京師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餘又垛口卑隘壕池淺狹悉宜崇甃深濬上諭禮亟行之 己酉禁止通海遼船初遼東饑暫許通登萊糴穀已而遼商利之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以海禁漸弛恐有後患疏請禁止海運從之 乙卯以冬深雪少上親祈于禁中竝敕羣臣修省 壬申寇犯沙河官軍敗之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

史稿系之是月壬申證之實錄劉蕡奏報在明年二月
原奏稱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壬申也完保速卜亥三編
無譯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亥朔不御殿 丁丑夜大風次日

又風諭兵部尚書楊博謹邊防 壬辰土默特糾衆寇

遼東一片石黃土嶺等處參將白文智守邊牆寇攻不

克已而總兵胡鎮至禦却之致異明史本紀是月壬辰與實錄合史稿系之壬午

蓋辰字之誤也 二月乙巳免順天三河等縣被寇稅糧 已

酉伊王典模有罪典模者太祖弟十五子伊厲王之元

孫也性貪而狡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指必搆之去既去

復折辱之御史行部過者模要笞之縉紳往來率紆途

取他境經郭外者府中人輒追挽其車冒其不朝入朝者復辱以非禮府牆壞請更築乃奪取民舍以廣其宮郎中陳大壯與邸鄰索其居不與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奪其飲食竟餒死所爲宮崇臺連城擬帝闕有錦衣官校之陝者經洛陽典模忽召官屬迎詔鼓吹擁錦衣人捧一黃卷入宮衆請開讀曰密詔也遂趣錦衣去錦衣謂王厚待之不知所以其夜大張樂至曙府中皆呼千歲詐謂天子特親我也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子女七百餘人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中選者令以金贖都御史張永明等上言狀再遣使往勘革祿三之二令壞

所僭造宮城歸民間文執羣小付有司典模不奉詔部牒促之布政使持牒入見模曰牒何爲者可用障櫺耳撫按官以聞詔禮部會三法司議僉謂典模淫暴無藩臣禮宜禁錮高墙削除世封從之 丁巳韓王府宗室一百四十餘人越關至陝西會城索逋祿是時宗室繁衍歲祿增至十二萬五千有奇歲給不及其半節年積逋至六十餘萬至是諸宗室擁衆環巡撫陳其學第鼓譟詣詈其學爲不啟門者數日檄布政司先後搜括各項給銀七萬八千兩有奇諸宗室猶不肯去其學與巡按御史鮑承庵以狀聞詔切責韓王融燧廢宗室融燧

等爲庶人 戊午福建興化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
攻仙遊縣三日總兵官戚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
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黨復分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
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
海去福建倭平 是月更定鎮守江南分守信地以江
南屬之劉顯專駐吳淞江江北屬之副總兵王應麟專
駐狼山俱給關防 閏月丁丑命吏部尙書嚴訥禮部
尙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皆兼翰林院學士直西苑
如勲臣輔臣例 戊寅免江西南昌瑞州九江三府被
災稅糧 己卯寇犯遼東指揮王維屏等禦却之 丙

申福建汀漳盜攻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盜遂陷漳平
據其城 三月己未廣東官軍擊潮州倭賊破之初歸
善縣盜伍端溫七作亂敗參將謝敕未幾俞大猷改填
潮州七被禽與端首軍門求殺倭自效大猷乃與總兵
吳繼爵受其降會巡撫吳桂芳至使爲前驅討倭官軍
繼之圍倭于鄒塘四面舉火一日夜連克三巢焚斬四
百餘人上以廣東連年征勦無功聞捷大喜賜桂芳繼
爵等銀幣 辛酉熱審法司繫囚宥死罪矜疑者二十
一人戍邊前給事中沈束以請卹總兵周尙文得罪長
繫獄中自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

束下獄在二十
八年貞吉請宥

束在二十九
年俱見前
自是無敢言者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

周易爲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爲報復
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獄十六
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
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
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績以供
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
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
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
之德也法司亦爲請上終不許
夏四月乙亥免畿內

被災稅糧 戊子福建巡撫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廣東進珠二千兩少之命

戶部別選大者 甲寅太白晝見 乙卯上夜坐庭中

獲一桃子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上喜曰天賜也詔

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

喜謝元告臚未幾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上以奇祥

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荅是時嚴嵩既罷藍道行亦被

譴官中數見妖孽上春秋高恒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

以娛之 丁巳太白復晝見 六月辛未南京吏科給

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一覈考注言有一人之身

而舉刺互異當視其所舉刺之人舉者賢必非比周刺者賢必非誑誤因是以折衷衆論參驗是非則臧否可弗眩也一嚴面詰大計時堂例得面質賢否然咨諏不詳則虛詞易售宜旁舉一二事以問令不暇經思以對則欺僞無所容而情實立見矣一察庶官府佐而下考語含糊率無甄別概以俸深者爲年老新任者爲稱職非辨論官材之道也宜加意綜覈分別良庸才者母以久任而弃捐不肖者母以初任而姑息一減黜額考察之典期于絀退奸貪而已不在數之多寡也比者競爲刻核所黜汰務倍于往者非愛惜人才之意宜稍從

寬惟其人不惟其數時南京廣西道御史俞咨益等亦請辨人品以定去取酌地方以叙殿最黜墨吏以儆貪殘申禁例以杜科擾下部議以其言簡要請從之 辛卯總兵俞大猷大破倭于惠州之海豐縣初倭自福建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所調土漢兵大集乘其初至敗之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于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禽斬于二百餘人初潮州大盜吳平與倭相掎角時諸峒自伍端溫七外有藍松三葉丹

樓之輩皆附之日掠惠潮間大猷既平海豐之倭乃移
師潮州以次降松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之梅嶺
秋七月丙午南嶺官軍討程鄉等處之賊敗之時廣東
大埔盜藍松山余大春等聚眾千百流劫福建漳延興
泉諸府爲官軍所敗奔至永春與山賊蘇阿普范繼祖
等連兵出沒漳平龍巖等處聲言聽撫以緩我師至是
南嶺巡撫吳百朋知其詐乃撤各道罷兵納降伺其懈
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黨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顧若愚
所禽大春逃匿銀溪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章良
辰所禽繼祖勢窮自縛請降亦被執惟蘇阿普逸去事

聞賞百朋等銀幣令嚴捕蘇阿普以靖地方 已未順
天府尹劉畿言提編之弊踰于正額臣閱本府所屬州
縣夏秋兩稅額折銀不過十萬九千有奇而額外加編
乃至十一萬二千六百兩有奇密邇輦轂之下採辦加
派之不常添設勸借之無已是以宛大二縣有全里逃
亡無一丁者有餘二三戶者今當編均徭之期宜令各
州縣官先將境內丁田數其原額而正其欺隱差役究
其因革而裁其冗濫然後按丁糧之等第爲賦役之重
輕務使差徭平一不得額外濫編疏入部議請下有司
查覈以聞 八月丙子以萬壽節加恩直贊諸臣自內

閣徐階袁煒外尙書嚴訥李春芳皆晉太子太保 是月天下臣民進仙桃瑞芝爲上建醮祝釐者甚衆俱賞賚有差 九月辛酉以兩廣兵荒詔留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原派蘇州軍餉銀共十八萬兩留本省備用 是月贈故秀州巡檢黃尙正初嘉靖四十年六月流賊犯龍泉尙正引兵禦之殺賊一人奪馬一匹追奔十里爲賊所執潛遣其養子黃進還約官軍爲內應不至尙正密入賊帳斬其渠三人衆驚亂縛尙正支解之進聞變入營號哭亦遇害至是守臣以聞竝賜贈卹 冬十月戊子太白晝見凡二十二日 己丑詔自今兩京

鄉試同考官仍擇年力精壯文行俱優之教職充之初

上用張聰議各省主試多遣京官而兩京房考亦各加

科部官一員至是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羅元禎等交摘

去年順天科場奸弊語侵科部禮部議分考官就近選

用人得預擬浮議獨多請仍循舊例選用各省教職從

之自是各省主考亦罷京官不遣

攷異語見明史選舉志據實錄言官所摘

發謂昌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

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之親又言戶部尚書高耀薦

屬官主事陳沐為考官託其子高堂得中式而外簾通

關節為宛平縣丞高燦乃耀之親弟也詔獨黜昌籍中
式者而耀及元深等俱不
坐志皆不載州識于此
是月北寇犯陝西大掠板

橋響聞兒諸處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是月據實錄明年二月奏報原奏稱十月十二

月皆入寇蓋一寇陝西一寇山西也明史載諸達犯深
山西于十二月史稿言十二月兩犯山西今分書之深
入五百餘里擄掠二十餘日始退 十一月辛丑南京
御史林潤劾嚴世蕃及其黨羅龍文諸不軌狀初世蕃
戍雷州未至而歸嵩既罷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
藍田玉爲上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取其符錄竝
已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上不許而
世蕃遽返龍文一詣戍所卽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
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饒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
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會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
疏盡發其罪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

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典刑以絕禍本上得疏大怒卽詔潤逮捕至京師下法司治罪 丁未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 乙卯以錢法日壞私鑄盛行詔內外諸司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制錢各色匠役人等侵減工料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令部臣訪送法司從重治罪于是工部悉發作工爐頭及監鑄官凡二十餘人執送刑部拷訊歷年侵盜及昌破工食之數竝監造副使段相等受

賄故縱狀黜革有差尋裁革寶源局副使一員吏一名
十二月壬申給事中張岳陳時宜六事一議祿糧以
安宗室二辨誠僞以端士習三公輿論以蓄真材四遏
姦先以作士氣五覈部差以肅官守六止閑納以議兵
餉時楊博在本兵岳所言多譏切博且言今各部吏治
稍清惟兵部不思振刷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
搏噬武弁其咎必有所歸疏入博奏辨且請罷黜上慰
留之已而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末言大臣體國言
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不嫌異同言官之無忌益見大
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今小臣盡忠

言事而大臣爲之悻悻不平恐非盛世所宜有語蓋侵博也 丁丑上以戶部所進金色不純疑傾銷鋪戶及
裝匣者有奸下詔窮治尙書高耀皇恐謝罪因請更進
足色以贖前誤上意稍解 庚辰上親祈雪于洪應壇
甲申給事中王寔劾應天巡撫周如斗科取罰贖及
縱弟受屬官賄事下吏部覆言如斗昔按蘇松名稱藉
甚今偶罹訾議非其志節殊也蓋昔當蠲賦之時今有
督糧之責安靜則頌聲易興倣急則怨讟交作所處之
勢使然耳況科罰交賄皆風聞無實證不當議罷斥乃
令如斗視事如故 江西安遠知縣王化禽廣賊梁國

相等子石子嶺廣東饒平知縣管惟乾禽程鄉賊黨邱

萬里等于九峻山國相本程鄉劇賊梁甯之子

甯敗見四十一

年十甯敗國相請降至是復叛與其黨葛鼎榮等分犯

江閩二省化先期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率鄉兵

擊之賊連敗乃縱反間于會昌城中言化已戰沒其妻

計氏自刎賊退撫臣竝上其事詔旌其門曰貞烈建祠

祀之丁酉南韶山賊馬五作亂流劫乳源江灣等處

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督兵迎戰敗績爲所執罵賊不

屈而死巡撫吳桂芳以聞詔贈卹立祠祀之是月北

寇復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祁謀死之

致異明史本紀諸達犯山西在

是月据實錄梁平祁謀死事奏報在明年三月原奏稱山西虜初以十月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與史稿兩寇山西合今但以北寇書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己亥朔不御殿 丁未景王載圳薨

無子國除王薨後大學士徐階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 辛亥上不豫百官奉表起居

二月丙子有彖 丁丑復湖廣衡州江西吉安仍行廣

鹽初湖廣江西全省俱行淮鹽後因兩廣用兵都御史

葉盛等建議設立鹽廠廣西則于梧州許行湖廣衡永

二府廣東則于潮州許行江西南贛二府嗣復增袁吉

臨三府未幾袁臨旋罷惟南贛吉衡永五府行廣鹽久

之及鄆懋卿始議改衡州御史朱炳如復議改吉安俱
行淮鹽民以爲不便至是總督兩廣吳桂芳南贛巡撫
吳百朋皆謂國課頓減無以充餉請各行廣鹽如故戶
部覆議從之 庚辰禮部集廷臣議處王府事宜凡六
十七條上之詔爲書頒行賜名宗藩條例初御史林潤
疏言宗藩積弊請亟議善處之策得旨允行會周府南
陵王睦模條陳七事一立宗學以崇德教一設選科以
省祿費一嚴保勘以杜冒濫一革冗職以除素餐一戒
奔競以息貪婪一准拜掃以廣孝思一立憂制以省祿
費禮部請竝下其疏于各王府令襍議以上聽部臣會

官定擬請裁至是議定俱入條例行之 三月戊申吏部尙書嚴訥因考察言非常之士朝廷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厯布政司如王興宗請畧仿此意于襍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從之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嚴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其他經歷縣丞之等多不次超擢均由舉貢吏員以治行卓異得之皆特例也 丁巳賜范應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未袁煒以疾篤請致仕令馳驛歸道卒煒以青詞得上眷中外獻

瑞輒極詞頌美以故上急枋用之煒貴倨鮮腆故出徐
階門及入閣輒盛氣凌階館閣士出其門下者斥辱尤
不堪人咸畏而惡之 辛酉嚴世蕃羅龍文逮至京師
伏誅初上命林潤捕械世蕃會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衛
聞之亟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
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既至潤因復上書
數嵩及世蕃罪畧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
謀羅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爲爪牙占會城廩倉
吞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舍又改釐祝之宮以爲家祠鑿
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

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賈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模在朝則爲甯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

伍朥朥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
遵以公議爲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父
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尙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
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上怒詔下法
司訊狀先是潤與郭諫臣發世蕃罪竝及寃殺楊繼盛
沈鍊狀世蕃聞之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
而聚黨竊議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惟聚眾
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爲詞則
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
刑部尙書黃光昇等亦以爲然如其言具稿詣徐階議

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
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
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
曰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
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譴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
旨上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
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
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
當以原疏爲主而闢發聚衆本謀乃出一稿于袖中獨
案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

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模
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卽呼寫
本吏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
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
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縲綬善歸上因此
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
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
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上覽疏命法司
鞠訊具實以聞階因速具疏言事已勘實具有顯證請
亟正典刑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

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

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

金三百餘萬兩他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嵩及諸孫

皆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致異嚴世蕃伏誅之本末悉具

明史嵩傳三編亦據書之實錄所載則不涉徐階一字

但言獄詞奏上上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

林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于是刑部黃光昇等

勘實其交通倭奴潛謀叛遂請亟正典刑云云此可以

見徐階之作用矣原奏及奉旨本末俱具光昇所撰昭

代典則中增識于後。御史林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

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典換賂金十餘萬兩計

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高藏強盜陰養刺客諸不法

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法從公

究問來說該尙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

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查看

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

廷法度自其括賄于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遊歲
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剋于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
其網利于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貢
謝免禍之獻皆誅求于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狼貪而
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賂異志如典模亦黷
其貨甯畏知情故縱之律虎據而竊弄威福至擅擬某
人選某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某人陞某官禮自三千
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不悛乃
敢與羅龍文因謫戍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已肆狂
悖以詛訾輒毀君而益著逆節又朋姦于彭孔忍爲外
國富貴之謀復陰通于牛信敢爲賣貨交虜之計一則
聚數千于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之誅一
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寇盜之潛結實藏不軌之圖
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罵父者律嚴世蕃仍量追賊銀
貳百萬兩羅龍文貳拾萬兩爲戶部助邊之用查得大
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並不得
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屬逆流
合行吏兵二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武職官
者盡行查革爲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爲奸嚴嵩
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奏奉聖

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計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于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爲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遺忠其餘俱依擬行

明史鄒應龍等傳贊曰世宗非庸懦主也嚴嵩相二十餘年貪惡貫盈言者踵至斥逐罪死甘之如飴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各賢其臣若蹈一轍可勝嘆哉世蕃之誅發于鄒應龍成于林潤二人之忠非過于楊繼盛其言之切直非過于沈鍊徐學詩等而大憝由之授首蓋惡積滅身而鄒林之彈擊適會其時歟

是月土默特犯遼東參將線補袞禦却之追至黃土臺
寇大至圍之數重補袞與游擊楊維藩轉戰自辰至申
維藩力屈而死補袞手殺數人面中二矢鏃出腦後猶
突圍還營數日身死事聞補袞維藩俱贈都督僉事賜
蔭立祠祀之 夏四月庚辰吏部尙書嚴訥禮部尙書
李春芳竝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袞煒去徐階數請
增閣臣故有是命上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
春芳自學士至入閣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云 壬午
諂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等禦之于沙窩敗之明日
復大至官兵迎戰斬首八十六級 己丑梅嶺降賊吳

平叛平爲俞大猷招降使居梅嶺殺賊自効久之平私
造戰船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惠潮遂及福
建詔安漳浦等處福建總兵戚繼光督兵襲之平移其
輜重入舟率衆遁入海保南澳詔督撫等官協力會剿
母再以招安爲名養寇貽患 甲午倭犯福甯先是倭
出入浙江溫台等境官軍擊敗之至是復由台山海洋
入閩攻福甯總兵戚繼光督參將李超等合水陸兵擊
之斬首二百餘級乘勝追永甯賊斬馘三百有奇 是
月以吏部侍郎董份爲禮部尙書竝起復前吏部尙書
郭朴朴未至仍命嚴訢管部事 五月甲辰寇犯鎮武

堡辛酉復入延綏黃甫川攻堡四日不克而去寇初至

以數騎漢服叩關詐稱爲大同鎮奉差至者關城啟敵

騎奄至把總高尙鈞中流矢死

及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一入寇于鎮武一入

寇于延綏皆與實錄月日合惟實錄載鎮武之役誤入楊維藩而維藩之死乃在三月遼東之役實錄所載原奏甚明而誤入之五月以致前後矛盾今據原奏及明史本紀分書之其高尙鈞之死仍據實錄增入

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大順故陶仲文徒也以術

敗斥去希復進用而田玉亦藍道行之徒往來京師通

于內侍趙楹至是以詔求方書大順乃僞造萬壽金書

一帙使其黨何廷玉齎至京師因田玉介楹以獻言是

帙係呂祖以卜授者上問扶乩人何在田玉等遂詐傳

僞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甯及至有發其前事者上以問輔臣徐階階力陳其矯誣狀尋下刑部拷訊皆伏法 六月甲戌有芝生干睿宗原厝前殿之東柱上大悅告厝受賀遂建玉芝宮 是月禮部尙書董份罷給事中歐陽一敬劾之也份故黨于嚴氏世蕃下獄有傳其賄份爲之營解至是一敬劾其縱令家僕攬商網利詔黜爲民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見昭代典則實錄也今不報然份罷爲民則以黨嵩故借賄事發之掘增踰月以吏部侍郎掌詹事府事高拱爲禮部尙書

秋七月癸卯河決沛縣初曹縣新集屢淤新集地接梁靖口歷夏邑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

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別開支河以殺水勢而本河漸涸遂決趨東北段家口析而爲六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賈樓析而爲五亦由小浮橋會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橋故道二百五十餘里遂淤不可復矣自後河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瀉者數年不至壅潰然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至是沛縣河決自飛雲橋東注昭陽湖于是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遶豐縣華山東北由三

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爲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于徐州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踰月改南京刑部尙書朱衡爲工部尙書兼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八月丁丑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嚴世蕃江西家產金銀玉玩田產之數竝受寄借貸諸奸黨如原任大理寺卿萬案副使袁應樞通判張澤經歷熊袞同知趙濂等詔俱行巡按御史追贓究治所籍嵩等家財銀兩詔悉送太倉以一半濟邊餉一半充內庫取用 廣寇吳平等駕船四百餘艘出入南澳浯嶼間謀再犯閩把總朱璣協總王毫引兵擊之海中

賊掩至圍官軍數重璣毫俱戰沒平遁去 壬午諭禮
部曰朕所常御褥及案上有藥丸各一盖天賜也其舉
謝典遣告諸神禮官請竝告太廟從之是日上親奏謝
于太極殿遣官分告壇廟 是月諳達子鴻台吉帥輕
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散掠內地把總姜汝棟以銳卒
二百伏暗莊堡猝遇台吉搏之台吉墮馬爲所部奪去
受傷越日始蘇 九月戊戌寇犯延綏鎮靜堡中路參
將魯聰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嵩等禦之俱戰沒寇
乃縱騎圍總兵郭江趙奇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參將
謝朝恩等率各路兵赴援寇乃解圍去 庚申罷工本

鹽自工本例開增收鹽課至三十五萬引戶部以國用方絀藉以抵年例不能罷也至是巡鹽御史朱炳如言工本鹽不罷不惟無益邊餉而商竈兩困竝往時正鹽常例一切失之蓋逋欠日多有名無實也下戶部議請自明年爲始將工本鹽三十五萬引悉數停罷冬十月乙丑以瑞鹿奏謝元極寶殿告于太廟廷臣表賀先是交城王表柙奏進白鹿言得之平陽府藐姑射山仙洞之側竝撰頌以獻詔賜白金百兩大紅金綵袞龍服三襲初交城王卒無子絕封表柙以孽宗賄嚴嵩得襲爵至是宗藩條例頒行查革冒襲者表柙知不免乃以

是希寵保爵云 丙子免應天高淳等縣被災稅糧

丙戌逮閒住都御史胡宗憲至京師初宗憲旣罷上思其功會萬壽節宗憲獻秘術十四上大悅將復用及羅龍文誅御史汪汝正籍其家得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有是逮宗憲至自陳平倭功徒以獻瑞爲言官所嫉且訐汝正受贓事上終憐之竝下汝正獄宗憲竟瘐死獄中汝正得釋而宗憲通書事亦罷勿勘萬厯初始追復宗憲官謚襄懋 十一月己亥以大理少卿潘季馴爲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癸卯大學士嚴訥致仕訥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旣入

閣以起郭朴未至仍掌吏部是時上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視部事暮宿直廬小心謹畏遂成疾久不愈至是乞歸始許之踰年宮車晏駕訥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年卒 乙巳巡按山西御史張櫟言往者嚴嵩父子奸惡相濟陛下納言官鄒應龍議悉寘之法復顯擢應龍以旌其直而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趙錦張翀王宗茂輩不蒙錄用是曲突者不賞也疏入上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應龍益不自安 戊申奉安獻皇帝神主于玉芝宮 癸丑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十二月壬申熒惑逆行入井踰二舍

再旬乃復 丙子以冬旱禱雪于洪應殿 丁丑以火
星逆行下詔修省

四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不御殿 福建福興泉三府
同日地震 己亥太白晝見 戊申大風揚塵命謹防
兵火 戊午四川官軍討妖賊蔡伯貫等禽之伯貫大
足縣人以白蓮教誑衆黨日益盛遂爲亂僞號大唐旬
月之間連破七州縣然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諸首
惡多被禽僞伯貫懼還大足舊巢官軍破巢禽之降其
衆七百餘人伯貫舉事凡三十六日而滅初妖人李福
達之獄桂萼張璠等反之舉朝不直萼等而以寅福達

姓名錯互亦有疑之者至是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會新君踐阼御史龐尙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攷異此据明史馬錄傳三編亦書之于嘉靖六年目中今据實

錄月

庚申奪惠潮總兵俞大猷職初吳平出入南澳

大猷將水兵戚繼光將陸軍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
饒平鳳皇山繼光留南澳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
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閩廣巡按交章論大
猷乃褫職命繼光以福建總兵兼管惠潮二府討賊事
二月癸亥戶部主事海瑞見上久不視朝專意齋醮
督撫大吏爭上符瑞廷臣表賀無敢言者乃獨上疏論
之畧曰陛下卽位初年天資英斷政令一新天下欣然
望治乃未久而妄念牽之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
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
捐納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

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
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
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
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
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
言者諛之甚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于齋醮齋
醮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
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受術于陶仲文以師
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于

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

臣甯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
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
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講求天下利害
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
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
已釋此不爲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于
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無成也
上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
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
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

遁也上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
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有疾煩懣不樂
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
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
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
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庚午應天巡撫周如斗言徽州
府歙休婺三縣與浙之淳安開化遂安江西之德興樂
平萬年接壤羣盜出沒不便逐捕請于三縣適中之地
創建城堡以本府巡捕同知專駐其地並將徽州一府
改隸浙江金衢分巡道仍聽節制于應天撫按官詔部

議行之 甲戌史館諸臣纂修承天大志成上之辛巳

上諭輔臣徐階曰朕病久未復茲就大志成一南視承

天拜皇考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途用卧

輦至秋還京階力諫乃止 甲申遣工科給事中何起

鳴往勘河道初上命朱衡總理河漕衡馳詣決口舊河

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

事見嘉靖七年

自南陽

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尙在其地高河決

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

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御史潘季馴獨以爲新河土淺

泉涌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議與衡不合而衡持

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
決口身自督工効罷曹濮副使柴淩重繩吏卒不用命
者浮議遂起至是給事中鄭欽効衡虐民倖功遂命起
鳴勘實以聞 是月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賊作亂流
劫徽甯等處遂入婺源縣焚燒縣治大掠而去給事中
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畿總督浙直軍務部議暫設
總督節制三省俟事平罷之乃命畿仍以浙江巡撫總
督浙直江西三省軍務 廣東山賊李亞元等聚眾劫
掠河源和平等縣勢甚猖獗總督吳桂芳南贛巡撫吳
百朋調集官兵十萬分爲五哨時俞大猷方奪職閒住

桂芳請留勦粵賊令統五哨兵分道進大猷先以計擒賊黨散脅從者而親督兵擣賊巢生擒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捷聞復大猷職致黑明史本紀是月俞大猷討廣東山賊大破之證之大猷本傳即李亞元等也實錄系之八月蓋兵部論功月日也原奏亦稱二月平李亞元等與明史傳合今摺之三月癸巳諳達突以千餘騎犯宣府

龍門等處總兵官馬芳等擊却之己未以吏部尙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尙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竝入閣預機務朴拱皆由徐階薦而朴以供奉青詞與袁煒嚴訥李春芳入直西苑時稱青詞宰相云是月給事中何起鳴勘河工自沛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

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皆上流也
以不貲之財投于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
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里褰裳
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
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難保不淤五也新河
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衡言開新河而
兼採季馴言不全棄舊河疏入部議從之而潘季馴持
復故道之議廷臣亦多以爲然由是朱衡與季馴有郤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閩廣官兵追擊海寇吳
平大敗之初平出海爲官軍所敗將奔安南巡撫吳桂

芳檄安南萬甯宣撫司發兵會勦遣參將湯克寬都司
傅應嘉等以舟師夾擊賊于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
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大潰赴水死者無算聞廣奏
報或稱平已遠遁或稱平已溺水死然自是不復犯閩
廣矣 丙戌諳達犯遼東由西興西平二堡入寇備禦

指揮苟麒把總張祿禦之至高橋中伏死

致異死事之
苟麒張祿不

見明史紀傳
今據實錄增

是月以吏部侍郎高儀爲禮部尙書以

高拱入閣代之也南京兵部尙書胡松爲吏部尙書代
郭朴也 五月壬辰寇復自遼東西平出邊轉掠河東
鹽場清河守備卽得功扼之張能峪口擊却之 六月

癸酉河決沛縣壞馬家橋新築東西二堤初朱衡決計開新河時廷臣以潘季馴言請勘新集郭貫樓諸上源地衡極言故道必不可復惟當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岸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詔便宜行之衡乃開魚臺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濟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由此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東西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過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至是工未成而河復決敗馬家橋隄言者交章論衡詔衡及季馴再勘及此水盛之時循視上流務圖上策以拯災黎

丙子以久旱親禱雨于凝道雷軒越三日戊寅雨廷臣
上表稱賀 秋七月乙未錫林阿犯萬全右衛報至上
命亟檄宣大薊遼各鎮調兵應援竝令大同伏兵于天
城陽和間伺至擊之諭輔臣曰盛夏炎暑非時入犯必
難得志但秋深當慎防耳已而總督趙炳然果以捷聞
是役也總兵官馬芳赴援西路遇寇于馬蓮堡堡圯衆
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
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高卧日中不起敵騎窺
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
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攷異明史本紀書諸達
馬芳傳書辛爰蓋辛亥

卽詣達子也錫林
阿卽辛愛譯見前

丙辰錫林阿復由延綏平山墩入

寇直抵延安關外固原總兵郭江等禦之堅壁不戰陝
西巡撫陳其學度寇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出邊搗其
巢皆陷沒寇駐內地大掠數日而去 八月己卯南贛
巡撫吳百朋請大舉勦江廣二省之賊畧言廣東自河
平縣岑岡賊首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賊首謝
允樟下厯賊首賴清規自三十五六年間結黨構亂號
爲三巢流劫郡邑彼時以倭患方棘閩廣多故不暇及
也今文彪已死其子珍與謝賴二賊聲勢相倚衆且數
萬迴非張璉林朝曦輩崛起之新賊可比見今廣東之

和平龍川興甯江西之龍南信豐安遠業已蠶食過半
一應錢糧詞訟有司不敢詰問者積有年所矣及今不
亟行驅除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但今四省之師夾
攻鵬勦兵非三十萬銀非百萬兩不可查三巢之中如
高沙謝允樟等則已質其妻子岑岡李珍江月照等勢
亦較弱惟下厯賊首賴清規糾六縣之賊黨負隅逆命
僭號稱王四方羣盜悉倚以爲藪今議用兵必先自下
厯始乞陛下專付臣以討賊之任所有南贛府縣庫銀
兩容臣便宜貸用或令江西布政司源源協濟以充軍
費之需臣當移駐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

李佑同知李多祚等監督刻期分道直搗其巢強寇既舉則弱者自服岑岡高沙以次可平矣疏入下兵部議百朋志在討賊不煩調兵方畧已定本部難于遙制卽令督蔡文李佑等相機圖之所需軍餉仍行江西撫按從宜區處 九月庚戌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奏朱衡倖功欲速宜賜罷黜先是衡開新河凡上下一百九十餘里工垂成未通者僅十餘里會黃河暴漲堤岸有衝決者于是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而前奉勘之給事中何起鳴初主新河議者至是亦自變其說方下部覆而衡已竣工

河道御史潘季馴亦入告自是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

南陽因令衛視事如故

攷異按朱衡開新河潘季馴復故道明史兩是之蓋新河之利

在目前故道之利在永久也若是時開新河者衛主其利
事季馴不得不列銜具奏而季馴尋以憂去若實錄所
載謂季馴亦已中變其說似非也今第

參明史河渠志及列傳中語節書之

是月以前大

猷爲廣西總兵官時給事中歐陽一敬言兩廣舊各巡

撫一員後因提督開府蒼梧而巡撫遂罷今地方多事

請復設巡撫于廣東其廣西總兵官原以流官都督爲

之後改用勲臣與提督同駐梧州重爲地方繁擾今宜

召恭順侯吳繼爵還京仍選用流官移填廣西會城部

議請暫設廣東巡撫而以大猷填廣西代繼爵從之尋

給大猷平蠻將軍印 冬十月辛酉謫萬宗袁應樞戍
邊下鄢懋卿于巡按御史逮問時籍沒嚴嵩家產不及
二百萬詔旨嚴急官司乃指宗等奇頓侵匿遂皆得罪
乙丑復設填守廣東總兵官以原任惠潮參將署都
指揮僉事湯克寬爲之時歐陽一敬請兩廣各置填守
大帥乃竝設總兵官而罷勲臣致異据明史俞大猷傳
言命大猷充廣西總兵
官而以劉顯填廣東兩廣並置帥自大猷及顯始也按
顯是時自狼山移填鎮江被劾革任候勘以巡撫劉畿
薦命充爲事官填守如故又證之顯傳顯以四十一年
填廣東未赴且被時亦非額設据實錄是年十月復設
廣東填守總兵官以湯克寬爲之然則兩廣並置帥實
始于大猷克寬明史蓋誤以顯前事當之今据實錄更
正

丁卯請達犯固原總兵官郭江帥千總李大本等

禦之遇寇于暗門兵敗俱死焉

攷異郭江死事見明史本紀李大本据實錄增

癸酉復犯偏頭關殺守備左保官軍死者甚眾

攷異犯偏

頭關亦見本紀左保死事据實錄書之

丙子淮徐饑詔巡鹽御史以修

河銀一萬二千兩振之

辛巳釋前給事中沈束于獄

束長繫在獄上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

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束前束謾曰豈有

喜及罪人邪卒以奏上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尚疏救

主事海瑞上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束發爲民束還家

父已前卒束枕山飲水佯狂自廢甫兩月穆宗嗣位起

故官不赴喪除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引

疾辭布衣蔬食終老于家束繫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

處子也

潘氏事見四十年

然束竟無子

攷異事見明史沈東本傳證之實錄釋束及廷

杖何以尚同系于是月辛巳故列傳牽連記之以尚得罪据實錄言其疏謬悠疎誕無可採者又自叙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上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詭道市合爲求銜計上詞燭其奸故重譴之如此此殆非仇口語今

增識之

壬午浙江道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尙書黃光

昇言內官李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

人王相私罔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若非聖明

獨斷則永爲含冤之鬼而相爲出柙之虎矣直敕致仕

以爲法司故出入人罪者戒疏入上以其輕出大言詔

編氓口外光昇寘不問是月吏部尙書胡松卒改兵

部尙書楊博代之命兵部尙書協理戎政趙炳然回部

管事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改南京禮部尙書王

廷代之武定之獄

事見四十二年

雲南撫按官請討繼祖

繼祖

卽冒入鳳氏宗作亂者事亦見前

不克尋築武定新城至是成巡撫呂

光洵釋鄭竑回府復業

竑下獄亦見四十二年

竑卽前爲索林謀

殺繼祖者也繼祖偵其回府執而殺之糾衆攻新城臨

安通判胡文顯督百戶李鰲土舍王德隆往援至雞溪

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僉事張澤督尋甸兵二千餘

馳救亦敗澤及千戶劉裕被執鎮巡官促諸道兵並進

逼繼祖東山寨圍之繼祖懼攜澤及索林走照始已復

殺澤官軍追之急由直勒渡過江趨四川依東川婦家
阿科等巡按劉思問以狀聞敕雲南四川會兵討賊
閏月己丑巡按陝西御史方新上疏畧曰黃河與北狄
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爲渠而興都有陵寢
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泮水不
烈于此矣諸邊將情卒驕寇至輒異懷觀望而甯武有
軍士之變南頓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
虞舜之三苗不棘于此矣夫泮水三苗不足爲累者以
堯舜兢業于上而禹臯諸臣分憂于下也今司論納者
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昌首功隱喪敗爲國分憂者

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上怒其狂瀆斥爲民新青陽人 庚子詔廣東新設巡撫駐惠州府城有警移駐長樂縣調度惠潮二府兵食先是上用歐陽一敬言設廣東巡撫以江西布政司參政李佑爲之復有是命又以四川巡撫譚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 甲辰諳達復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遇寇于樊皮嶺衆寡不敵世榮及其子大朝大賓俱死之初浙江礦賊既破婺源流劫江西玉山縣還掠遂安與西安新賊東西相應勢張甚總督劉畿移駐衢州遣都

指揮陳大成大器等分道追勦復檄守備盧相爲援于是相大器破西安賊于柴家村大成敗遂安賊于章村餘黨奔遁我兵乘勝追擊殲之至是捷聞蔭畿一子賜銀幣大成等各陞一級 十一月戊午冬至祀天子圜丘未希忠攝行 己未上不豫初上遣御史王大任等求方書方士大任遂于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王金等自稱能合丹藥上方修元西苑謂長生可得不死之藥可致也金獻所合丹上服之輒病躁時方士至者日衆上知其妄無殊錫金等乃思所以動上者復僞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烈

上御之火稍稍作以是病久不愈 乙亥吏科給事中

胡應嘉論劾大學士高拱時上在西苑閣臣直廬皆在

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上不豫誤傳

非常拱遽移具出拱初侍裕王邸徐階引之輔政然階

獨柄國拱心不平頗負氣忤之應嘉階鄉人也以曾劾

拱姻親自危且跼階方與拱卻遂以拱不守直廬驟移

器具二者爲不忠上時方病弗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

大憾之 是月河道御史潘季馴以憂去吏部以朱衡

開新河有成效請卽以河道事令衡兼之待其遷轉之

日仍復設河道都御史報可 十二月庚子上大漸自

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帝崩遺詔言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最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補過無由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皆大學士徐階草也

明史贊曰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

疲于邊賊訐于內而崇尙道教享祠弗經營建繁興
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
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壬子裕王卽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大赦天下免明年
天下田租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賦其他悉奉
遺詔行之 癸丑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先是瑞在獄
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
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
晏駕先生行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
飲食畢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旣釋復故官尋遷

大理寺丞 逮方士王金等詔遵遺詔勘擬情罪所有
妄進藥物致損聖躬之王金陶倣巾世文劉文彬高守
中陶世恩等皆著錦衣衛械送法司從重究問世恩卽
仲文子也時承行郎中問擬金等照庸醫故用藥殺人
罪斬尙書黃光昇謂春秋許止不嘗藥猶書弑君況此
等方士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
上慰皇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讐之憤哉
弑君無律殺父有條宜比子弑父律坐以極刑奏上奉
旨監候處決 吏部查奏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如樊深
邱橐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川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

束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登高黃正
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
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周希旦等凡三十二人宜
遵遺詔錄用報可攷異刑部定諸方士罪及吏部請召
建言得罪諸臣俱据昭代典則書之
惟原奏書三十三人其姓名則三十二人而据從信錄
通紀諸書又脫去周希旦一人今据典則者以黃光昇
時在部中爲
得其實云大學士徐階之草遺詔也一時朝野聞

之皆號痛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爲先帝始
終盛事而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悅朴曰徐
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郤攷異事見明史徐
階傳爲明年拱等

修郤
張本

三編發明曰大臣秉與國事當虛已和衷惟求其是
所謂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乃爲得之此猶
言其無事時也若當草寫遺詔于哀痛呼捨之餘商
家國根本之務此何時也而可以嫌疑生分別者耶
觀徐階所草詔猶能切中當時弊政爲高拱郭朴者
自當贊助其成何至以已未與之故而遂生忌嫉造
謗媒孽竟欲各分門戶甚至數年後拱專國政一切
盡反階之所爲而破其譽者實惟郭朴一言朴安得
無罪哉